求闕齋讀書錄

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啓原編輯

集三

韓昌黎集

復志賦　甘潛伏以老死兮　將跌入佐汴先出潛伏一層筆勢跳躍而志之所以復亦必先有此志爲張本

南山詩　西南十句賦太白山昆明八句賦昆明池清漚爲微瀾所破碎故猱狖躁而驚呼呴而不仆此述昆明池所見前詩下二十二句言從杜陵入山因羣峯之擁塞不得登絕頂而窮覽也惡羣峯之擁塞思得如巨靈夸娥者擘開而析裂之以雷

電不爲先驅終不能攀遂有攀緣蹭蹬之困因緣以下十二句因觀龍湫而書所見前年以下十二句謂謫陽山時曾經此山不暇窮探極覽也昨來以下至蠢蠢駭不懋謂此次始得窮觀變態前此遊太白遊昆明池遊杜陵遊龍湫本非一次即謫貶時亦嘗經過南山俱不如此次之暢心悅目耳

謝自然　灼灼信可傳以上敘謝自然白晝輕舉事以下論神仙事不足信

秋懷第一首　此首因聞脫葉秋聲而生感

第二首　此首言四時運行百物雖有早晚長短貴賤之不同要皆稟氣自然不足異也

第三首　此首言已之所嗜與時異趣雖舉世不好而無怨也

第五首　此首卽陶公今是昨非之意若新有所悟者以浮名爲恥以薄味爲幸知道之言也

第六首　此首本思遺世高舉不復顧伺候於塵埃之中而爲生事所累尚須黽勉以從王事也

第七首　此首言本不能逐時趨因石甑謀生之故難遽舍去與上首之指略同

第八首　此首因落葉而感觸生平之志事甚遠且大

第九首　此首因葉落而疑爲月霣志士固有非常之感觸也

第十首　此首因仕途嶮巇動觸陷穽思委蛇以逐時趨而此

心然以爲恥不敢自違其本志也強懷本志也弱念時趨也詰曲時趨也冥茫本志也

第十一首　此首有安貧知命致死不變確乎不拔之意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行行詣連州以上因上疏而貶連州對案輒懷愁以上敘道塗及連州之苦旅泊尙夷猶以上敘順宗卽位大赦公量移江陵法曹末節憲宗卽位朝政清明有望於三賢之借籌援引

江漢一首荅孟郊　王褒云有其具者易其備舟馬裘爗皆御物之具也忠信履險之具也韓公與其徒黨固常常以自立相

勖矣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諒知有所成以上籍與公相見於汴州籍中進士決若驚鳧翔以上公送董晉之喪至洛中途聞汴州亂至洛東還將赴徐州中間一謁李元於河陽由洛赴徐本應行黃河之南是時或因汴州之亂避行河北歟窗戶忽已涼以上由河陽經汜水陳許而至徐州子豈知我情句謂望其來而籍竟來矣末敘籍來月餘而又別

歸彭城　見待頗異禮未能去皮毛　謂不能披肝瀝膽豁露天眞猶今諺云客氣也

送惠師　自遂登天台以下十八句敘天台觀日出禹穴以下

十二句敘會稽觀禹穴浙江觀潮廬嶽以下十二句敘江州觀廬山南海觀羅浮自來八句敘惠至連州徧遊諸勝昨日以下十八句惠別韓公之辭吾言子當去以下十句韓公送惠之辭

送靈師　首八句論佛法爲世大害靈師八句敘其少時事軒騰句謂其棄俗而爲僧矣圍棊十二句敘其博奕詩酒之能尋勝以下二十二句敘其遊黔蜀及在瞿塘落水得生事昨者以下十句敘遊林邑十月以下十六句敘其在連州久聚韶陽以下十四句敘其由連至韶

縣齋有懷　首十六句敘少年中進士試宏博時事人情以下二十句敘出都從董晉張建封幕事求官以下十四句敘爲御

史上疏被謫事湖波以下十四句敘道塗及陽山之苦嗣皇以下十六句思得赦宥而歸故土

合江亭　邦君指齊映初建此亭者也老郎繼齊而樹蘭栽竹者也庸懦指元澄被楊憑劾去者也君侯指鄒君款接韓公者也鄒君逸其名老郎幷逸其姓

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陪賞句以上敘陪杜侍御同遊幸逢以下十六句敘獨宿珥貂以下頌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　軒然大波以下十四句狀其洪濤壯觀朝過宜春以下二十二句狀其風息波恬自主人孩童舊至末公

於竇氏兄弟最爲契好故於歡宴之餘追憶前事言之沈痛

送文暢師北遊　自言本吳人以下十八句皆述文暢在四門館之言出其囊中文以下十二句敘前作送文暢序贈別之事三年竄荒嶺以下十四句敘貶陽山及回京再見文暢自當今聖政初至末送文暢北遊而自擬歸耕

答張徹　自肝膽一古劍至懼衝城晝扃皆敘貞元十五年睢岸連居與張徹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至淚皆還雙熒十六句敘公以徐州從事朝正京師與徹同行之事塵祛二句公先出京徹後出京又與途中相見而再別也洛邑得休告以下十二句敘登華山事峨豸忝備列以下二十四句敘爲御史上疏

貶陽山事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敘入爲國子博士因答徹詩

苦寒　褰旒去耳纊　旒垂目纊塞耳褰旒去纊謂明目達聰

也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又言致豬

鹿此語乃善幻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莧況住洛之涯魴鱒可

罩汕　國藩按崔詩必言將以豬鹿野鮮餉公公詩辭之善幻

猶云善戲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況住

洛之涯公時以國子博士分教東都謂但食藜莧魴鱒不勞致

豬鹿異味也

招揚之罘　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　國藩按柏移平地謂

去荒陋之邦而漸染雅化焉入廏中謂去覂駕之習而範我馳驅皆裁成之衆之意

雙鳥詩　朱子以雙鳥指已與孟郊而作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韻語陽秋已有此說

題炭谷湫祠堂　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蹏殷　國藩按退之剛正傲岸不信神道如衡山詩則曰神縱欲福難爲功記夢詩則曰乃知神人未賢聖此詩則曰血此牛蹏殷皆凜凜有生氣

送陸暢歸江南　悲啼車上女骨肉不可分　國藩按董晉家洛陽觀悲啼上車女句陸自董府攜婦歸吳而公在洛時送之也

嘲魯連子　國藩按此當有與公爭名者而公甘以名讓之禪讓也鴻墊大名也

贈張籍　此是黃金產黃當作萬至文章紹編劉十一句皆張籍之辭我身疑當作君身葢籍稱公不應我之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自往歲戰詞賦至無人角雄雌三十二句敘崔技能之高科名之震自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二十四句敘崔登科後仕宦不遂所如不偶鷇鳥子駒馬子麛鹿子皆喻新進少年不得自由處處爲世法所束縛自憐我還好古至譬彼鳥黏䵒四十八句敘與崔交誼之厚諸毛方氏以爲筆也朱子以爲必是爲毛穎傳而發國藩按韓公毛穎傳柳州曾

贊歎之崔之來書及詩當亦贊毛穎傳之奇偉蛟螭雷電等或卽來詩中語邠敦敦凭書案敦敦卽敦彼獨宿之敦謂癡坐不動也買捐之傳中有所謂顴顴者義亦略同自且吾聞之師至相待安眾第三十四句言名位不足戀當以文章傳後約崔同歸偕隱自我有雙飲䑿至末二十四句敘公以雙醆之一遺崔亦所以報百尺綵也鯨月草花芙蓉皆醆上所畫者

示爽　汝來江南近二句不可解韓公本貫在河內之修武又曾遷居洛陽爽自江南赴長安二處皆其經過之地或謂其過河內洛陽與里閭相近二句作一句讀邪不然則上句有譌誤邪公作女挐銘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是河陽亦可以

河南稱之洛陽則自古久稱河南妄意此句當作河南近侯質之搏聞君子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元十八蓋將裴行立之命以書及藥物勞公於途次者

第一首　何人識章甫而知駿蹏踠　章甫適越不爲時用駿蹏歷險或致蹉跌二端皆公以自喻者識知二字則謂元能知之亮之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尠不溷鹽醯　謂鹽醯似寓韓彭菹醢之意

鳴雁　此在幕府不得志之詩欲遠舉而他適也

條山蒼　波浪句喻世人隨俗波靡松柏句喻君子歲寒後凋亦自況之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署　自洞庭連天至難追攀句皆張署之歌辭末五句韓公之歌辭

憶昨行　自首至淚落句敘張與裴帥賽社之宴酒後臥病自念昔從君至眉方開句敘與張同貶南荒而俱幸北歸自今君縱署至末祝張病體康復將耦耕於嵩山之下上公禮罷句上公方以爲當作社公敘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朱子云上公即社神也不必改爲社　公今君縱署二句張在江陵雖經營管經略使路恕奏署爲判官而可以辭謝不往故勸其投檄北去

投檄猶投紱投劾之投

劉生詩　劉在廣南當有名妓聲價甚高而遇劉獨厚者美酒二句劉之治遊也倒心句傾情於名妓也千金句聲價高也綢繆句待劉厚也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自首至孰飛奔瀉野燒之盛自祝融告休以下至蘋目暖設爲祝融宴客儀衛之盛賓從之豪笑語之歡告休猶休暇也卑尊即客也周禮小司徒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鄉大夫云卒其吏與其衆寡此云卑尊猶彼云衆寡耳自頊冥收威至末皆水火相尅相濟之說拳肩跟者謂肩與足跟拳跼相連極言顓頊玄冥君臣失勢之狀洪曰丁火

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爲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自火行於冬至四之昆崙九句皆上帝勸慰水神之辭言不必與火結讐時至行將勝之也

和虞部盧四汀　酬翰林錢七徽　赤藤杖歌　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　東坡以鐵柱杖壽樂全詩有句云欲壁蛟龍護晝眠融化此兩句而爲之也

石鼓歌　自周綱陵遲以下十二句敘周宣蒐狩鐫功勒石自公從何處以下十四句敘搨本之精文字之古自嗟余好古以下二十句議請移鼓於太學自中朝大官至末十六句慨移鼓之議不遂施行恐其無人收拾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首十四句敘昔至盤谷訪李愿事天井關之水被風吹灑洛陽語則誕而情則奇歸來辛苦以下十句敘盧寄示詩篇知李已入山矣末六句敘已將歸耕

射訓狐　斗柄行拄西南隅　謂天將明也　意欲唐突羲和烏　謂侵陵主上也

城南聯句　自首至靭妖藤索絣六十四句雜敘城南所見景物迴平按平者地之平處也如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之類卷𡾟不舒放也見莊子自荒學五六卷至幽蠹落書棚二十四句敘荒郊塋域淒涼之狀自惟昔集嘉詠至風期誰復賡三十八

句言城南乃昔日文人詞客遊詠宴集之地今無復往時雲霞之興風期之盛矣餘晶日光也凝猶遏也謂其聲能遏日光使不動也自阜區扶帝壤至鵠鶺攢瓌橙五十八句歷敘土壤之美因及人才之俊物產之富冶遊之盛自鶩廣雜良牧至抑橫免官評二十八句敘簪纓世族之豪橫自殺候肆陵翦至惡嚼嚀腥鯖二十二句敘射獵之樂自歲律及郊至至恩熙完刖剠十六句敘郊祀之禮自宅土盡華族至眼剽強盯矖三十句敘民居寺宇之麗因及遊寺之人自踧䌰覩娥婺盎美女爲秋千戲者亦遊寺所見也

會合聯句　念難須勤追二句憶往時之艱難悔出言之輕易

也自念雖須勤追至謫夢意猶惘十八句敘韓公以言事謫貶陽山還朝爲國子博士郊籍徹三人皆在弟子之列詩意仍以韓公爲主

納涼聯句　自長夔倦還捉以上皆敘煩熱之狀幸茲得佳朋以下乃敘納涼之事

秋雨聯句　醨薄也氛醨句謂雲氣稍薄雺亂句謂旋又擁塞也陰旌謂雲氣如旌旆摎流猶周流也帝鼓謂雷魯儒二公以魯兩生自比也以秦人好言利故魯儒無可丐貸

征蜀聯句　奅與礮同廣韻軍戰石也碢礮者奅石之聲爇堞燒其城也抉門啟其門也慆歊焚城之聲㬥韻字㕶㧻門闢之

狀雙聲字遏雄虓令將帥無多殺也漢棧罷鬻闐者謂自秦至蜀征人漸少不甚鬻闐也

晚秋鄜城夜會聯句　目再入更顯嚴至達志無隕穫句皆敘裴相破賊還京後遷官宴客之事似非事前所作之詩雪下收新息亦非事前語豈在鄜城時作此詩而還朝後更潤色之耶

酕顏傾鑿落　鑿落飲器白樂天詩銀杯傾鑿落　生堂合鬵鏞　爾雅大磬謂之毊大鐘謂之鏞注亦名鏞

原性　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

原毀　言在上者須明斯世所以多忌多毀之由而後可以知人篇末說明作意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節　通篇德藝平列周公原不僅有藝就藝中引一尤不可幾者故舉周公行難　以行難命題所以表陸先生之賢也爲文之意則欲存此理使有用人之責者知之耳句法瘦鍊王荆國多師此種

雜說一　此段未經人道舜武得五臣十亂而益彰其神聖所謂得雲益靈者也名師賢相亦能廣植徒黨旁求俊彥亦有所謂雲者其義甚大

雜說四　謂千里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無才惟在善使之耳

讀荀　此與讀鶡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氣類史公各年表序

讀鶡冠子　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正者正譌也乙者上下倒置也滅者塗去也注者添綴於旁也

師說　傳道謂修已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

進學解　倣東方客難揚雄解嘲氣味之淵懿不及而論道論文二段精實處過之　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韓公於文用力絕勤故言之切當有味如此

諱辨　此種文爲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伯夷頌　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指此自況之文也

釋言　才高被謗爲文自解仍不減其崚嶒之氣

汴州東西水門記　誕置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　誕寘猶云大寘也宵則使鎖浮於水面不使通舟楫也汴州之有河水猶襟抱然無門以闌之故虧疏宣洩也

燕喜亭記　柳公山水記以峭削見奇固非韓公所能比並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此等文雖公爲之不能奇

也

畫記　桐城方先生以爲此學周人之文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斯立之爲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趣

橫溢與公相見必彼此善謔而又相敦以古誼者如西城員外

丞一詩前路謔且爲虐矣而後半絕沈痛刖足獻玉一書絕沈

痛亦帶謔聲藍田十月雪塞關一詩亦然此文則純用戲謔而

憐才共命之意沈痛處自在言外

新修滕王閣記　反復以不得至彼爲恨此等蹊徑自公闢之

亦無害後人踵之以千萬乃遂可厭矣故知造意之無關義理
者皆不足陳也
科斗書後記　敘述無一閒字
鄆州谿堂詩序　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　生此波瀾　然
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節　著此一段議論便爾壯闊蹊
徑獨闢若先陳新立之難又陳不肩而變之難便無此奇譬
公私掃地赤立　能造難狀之語　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
僕射　接法本史公
貓相乳　敘事絕善而所以爲文之意固不免人之見者存故
收處過諛　夫貓人畜也　謂畜於人

爭臣論　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客氣　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節　此段陳義甚高

太學生何蕃傳　善用縮筆紆餘頓宕如將不盡

重答張籍書　觀此書則韓公當日之於二氏亦未敢昌言排之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起敬　非我其誰哉　自任處絕沉著

與孟東野書　真氣足以動千歲下之人韓公書札不甚矜意者其文尤至

答尉遲生書　傲兀自喜

答楊子書　何須驗以言　公已深知楊子恐楊不之信也故須驗以言

上襄陽于相公書　諛辭累牘固不能工

上留守鄭相公啟　愈無適時才漸不喜為吏　凡為文必覩乎其行能棄官如屣而後氣壯而文無沮詞

上宰相書　連用三抑又聞義層出不窮然究是少年才思橫溢欠裁鍊處故文氣不遒也若刪去洪範曰至廉於自進也則格老而氣遒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二書皆可不上宰相能知我前書足矣其不知十上何益公少年時蓋閱世尚未深而自守未定

也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　魯同姓禮義之邦故次周後齊大國次之宋鄭小國次之秦楚戎蠻又次之非率爾泛指也

答侯繼書　含意連辭將發復已　含意辭不能申其意也連辭欲陳此說復牽彼義裁度不能適當也凡文家經營爲文時有此二難　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　所陳數事皆專家之學鹵莽者多棄置不講觀韓公此書然後知儒者須通曉各門乃可語道孔氏所謂博學於文亦此義也

將試學焉方不足而後止　凡人於右數事皆未試而先稱力不足所謂畫也

答崔立之書　韓公命世之英自位不在文中所稱五子下其試於禮部吏部蓋深用爲耻立之乃以獻玉再進相勖所謂鵷鶵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伺夫藪澤也篇中前半迹已隱忍就試之由夫所謂博學者一段鳴其悲憤後幅方今天下一段寫其懷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　君子小人之所憫笑　君子小人猶言人人周禮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衆寡者言鄉人或衆或寡無定也此言人人憫笑無分君子小人也

夫所謂博學者節　博學宏辭美稱也惟公足以當之而顧

不能中選甚羞與今世之中選者比倫而又不能不隱忍與之同試甚願與屈孟五子同志而又不能效其不與斗筲者同試心所恥而行不能從已所恥而人不能諒層層感憤迸露紙上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謂懷慙之極至於自甘終不進取乃已　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　極自負語公葢奴視一世人

重答李翊書　韓公文如主人坐於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筆端大峻嶒若出他手代盲人干有位者氣必不能自振矣

答李秀才書　義深而文淡永

答陳生書　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　陳生必求俯仰趨時之術故告之以此所謂對症下藥也不然專信已則足以長傲王介甫云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語弊亦似此

與李翺書　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　能達難白之情

答胡生書　不知者乃用是爲謗節　言不惜稱道揄揚之愛惜也彼輩自有可合之人吾不因其可以干澤而思與之苟合若能如此則可孤行而不恤衆謗而生又不能生離鄉遠出本爲求仕非徒求韓公之知也是者指上文相知稱道云也

與崔羣書　風土不竝以北　不與江北比竝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節　悲感交集王荆公與段縫書中段爲曾子固代鳴不平文氣脫胎於此　人固有薄卿相之官節　憤激出奇想沈痛至矣　僕無以自全活者一節　後路絕深痛

與陳給事書　衣食於奔走　造句奇

與馮宿論文書　以此而言節　自負語絕沈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　文章之尤者有俟喜者節　稱人之長造句俱極跌宕

應科目時與人書　其意態詼詭瑰瑋蓋本諸滑稽傳干澤文字如是乃爲軒昂他篇皆不能自振

與孟尚書書　此爲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竝讀

答呂毉山人書　絕傲兀自負

答滁州李使君書　李蓋有所干於要路求韓公爲之道地故答之如此　傳曰君子俟命節　既以安命竢命之說進又言李君亦爛熟安命竢命之說如常御之飲食饜飫久矣無益於事故增愧

答元侍御書　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斥遠也揮而遠之謂散去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文氣絕勁

與鄂州柳中丞第二書　就令如是節　書然人人之肺腑故

足以作忠孝之氣　夫遠徵軍士飾　論事之文不避賈見

送陸歙州詩序　我衣之華兮飾　洒然而來

送孟東野序　天擇物之善者而假之鳴其爲鳴盛與鳴不幸

惟天之所命耳文之立意止此徵引太繁頗傷冗蔓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通首按住天字

送許郢州序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　四字並用

措語過重　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　轉換處痕

迹未化便可直接本事不須爲二語紐合也　故其贈也不以

頌而以規　收句俗筆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送齊皞下第序　入題連用三平字俗調篇末一一回繳前文俗調

送陳密序　閒淡有體

送李愿歸盤谷序　別出奇徑跌宕自喜

送董邵南序　沈鬱往復去膚存液

贈張童子序　前半志選舉疏健後半勖童子簡宕

送浮屠文暢師序　闢佛者從治心與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韓公言若無中國之聖人則彼佛者亦如禽獸爲物所害莫能自脫如此立說彼教更從何處置喙立言有本故眞氣充溢歷久常新

送何堅序　前半磊落而含游戲之聲收復奇情幻出合讀之但覺狡獪不測
送廖道士序　磊落而迷離收處絕詭變
送王秀才序　淡折夷猶風神絕遠
送孟秀才序　敘述絜訓詞當
送陳秀才序　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　祇此一意再作往復亦復傲兀自喜
送王秀才序　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僞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骨峻上而詞瑰瑋極用意之作

送區冊序　送區宏南歸詩傲兀跌宕此文當是一時作故蹊徑與句之廉悍茲與詩相類

送張道士序　立言絕善　詩甯當不竢報　述上書不報事立言飄洒不著痕迹

送高閑上人序　事之機括與心相應事不如志則氣挫所向如意則不挫於氣榮辱得失不糾纏於心此序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者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于文技也進乎道矣

送殷員外序　字字峭立倜儻軒偉

送楊少尹序　唱歎抑揚與送王秀才序略相類歐公多似此種

送權秀才序　酬應之作亦自不俗

送湖南李正字序　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　有無猶多寡也檀弓稱家之有無言盡家之財無問或多或寡罄用之也此言侍御盡家之財皆費於朋友也

送石處士序　唐時處士聲勢足以傾一世韓公頗不滿於石溫二生觀寄盧仝詩可見此文前含譏諷後寓箴規皆不著痕迹極狡獪之能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此種起法創自韓公然不善爲之譬若唐人爲官韻賦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於文家則於立言之體大乖漢文無起筆峭立者按之固自有序也不可不察

送鄭尚書序　氣體似漢書匈奴傳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此卽條議時事之文鋪敘處絕警聳　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　接筆絕遒緊

石鼎聯句詩序　傲兀自喜此等情事亦適與公筆勢相發也

歐陽生哀辭　前半敘述矜當後半就父母老矣反復低佪絕耐紬誦　詹閩越人也　油然入情

祭穆員外文　瘦折奥峭

祭郴州李使君文　亦不出六朝軌範不使一穠麗字不著一閒冗句遂爾風骨遒上通首不轉韻古無此體宋人爲長短句祭文則皆一韻到底

祭河南張員外文　以奇崛鳴其悲鬱鏖戰神鬼層壘可愕

祭薛中丞文　無俊健之骨不似韓公手筆當是同僚所爲而薛氏託公名爲重耳

潮州祭神文第二首　別出才調岸然入古

祭柳子厚文　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等乃不復可攀躋矣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置身千仞之上下視昧昧者但覺可憐

憫也公詩如謝自然誰氏子文如孟尙書書及此等嘗觀其卓然不惑處此篇弔辭亦絕古勁

李元賓墓誌銘　誌中不稱元賓之長而銘詞著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二語故爾可貴若通首贊頌不休不足取信矣

崔評事墓銘　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盡禮也凡崔君栖止之處族賓皆來歸也　雖不肖收之如賢　王介甫叙人之長皆學此等

施先生墓銘　或先敘世系而後銘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後及世系或有誌無詩或有詩無誌皆韓公創法後來文家踵之遂援爲金石定例究之深於文者乃可與言例精於例者仍未必

知文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　起筆逆此處接筆逆以下得勢矣　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　老故猶稱老成故舊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此非其耶　狐死正邱首不忘本也權殯於此終當反葬故曰非其耶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　家世可詳則詳之行誼無可詳則祇二語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樸老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謹飭畏慎　稱其賢祇四字　子與吾

兒次卿游　古者兒弟之子亦稱子故曰吾兒稱姪俗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京兆尹符縣劃界之　下符於萬年劃田與之也　以崇文幕府爭鹽府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　或因以鹽井與之或遂革之二者孰便命使者往治也　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　公未遷蘇李錡已先反於鎭海公至蘇十二日賊始至蘇也　皆斂兵立不逼　新書言賊釘公於舷誌爲飾詞　錡命械致公軍　致於鎭海軍也　錡適敗縛　錡敗爲其屬所縛故曰敗縛　民抱扶迎盡出抱幼扶老皆出迎　柰何乎公　奇句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石處士之名殆能傾一世人而韓

公不甚許之觀銘詩可見寄盧仝詩亦寓諷刺卒之籍湜郊島輩皆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而溫石二公僅見於韓公之文而已盛名足據乎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他文提振處絕聳矯此稍遜之

不足張職　觀察使位高祿厚則所職宜鉅三州職事無茂故云不足張職　人去渫污氣益蘇　既爲南北市又爲長衢故人去卑溼而氣蘇也　馬以不連死　馬多無經年不一死者不連死謂不相繼以死　前走七州刺史　謂七州刺史奔走於前也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尙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

歲　此處入主位不淸後竝混淆謹以公他文之法準之妥易數字云君之父也君諱暢字某家破時君生始四歲　聞君爲行能官請相見　上文不易則此處君字無胎

襄陽盧丞墓誌銘　常最其列　於同列中居最也　今年實元和六年　奇句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此等起法維韓公筆力警聳矯變無所不可若他手爲之恐僨張而長客氣故不如樸拙按部之猶爲近古也

唐銀靑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割餘雩都作縣安遠　割雩都縣之餘地析

置安遠縣　陶甓而城罷人屢築　土城易崩故屢築甓城一勞永逸也　人不歲苦　以草覆屋每歲易之故曰歲苦有陶瓦故不歲苦　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　句酷錄

坐牢江東心　坐鎮以堅江東士卒之心

烏氏廟碑銘　最善取勢左領君中郎君尚書君三世同廟不敘左領中郎事蹟專敘尚書大家之文所以遒簡也低手三世各鋪敘幾句便蕪此勁潔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削四鄰之交賄省嫔嬙之大燕　偶句傷氣　施罷不族日　或行或罷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起最得勢樸茂典重近追漢

東遠法尚書　序文疏簡著意在銘詩而終不稱其先世功德一字可謂有體

劉統軍碑銘　公由游寄　因游浮寄於蜀也　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于職而與國謀　四言詩中有此收束瘦勁之筆

蔡卒幸喪　幸許有新喪　新師不牢　士卒心不固　勵勸將逋　幕府諸人也　聲驚元侯　驚其上　脫權下威　不攬權也下弛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衢州有徐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誕文亦以恢詭出之命意甚遠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想亦營度既久而後得之　藩拔級夷　藩籬撤階級平也

袁氏先廟碑　莫不官稱　能稱其位

曹成王碑　貶潮與降員事　小振平李希烈事大振凡敘事皆分大小爲主賓驟看乃似直敘漫鋪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篇可以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而稱量而配合之耳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文已失古意然能者遊戲無所不可　末流效之乃墮惡趣矣　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通首寫奇崛疏狂之態皆因此事而引伸之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克受成福母有多子　金石文造句正軌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愈追占其夢曰節　敘占夢事與前敘推算事首尾兩相映發餘俱不甚著意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戴美世令而年再不贏　上戴前人之美世有令德父子俱不永年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傷也已　澹宕遒收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　舍謂開城次舍之也望怨望也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集中有與衛中行書交誼絕厚而銘其兄墓專敘其合藥一事極愚可憫若中行存世俗之見只肯稱美而不稱惡公或俛從之而夾敘其善事一二則文不能如此之奇警矣自歐王已不能行此直道於人後世更無論已

趾美進士續聞成宗　趾美猶踵美續令聞成大宗也　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　二句襲封禪書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無敢闌入　闌猶防也張君有防範諸曹不敢參入一語也凡稱闌入皆越入定防之內漢書戶殿門失闌亦失防守之義　棘棘不阿　促促棘棘他書不經見所謂已出　君獨疏言治迫嶺下　他手摘錄疏言必數句乃了

此僅一句故適　尙書有經數　經常也經費字出乎準書

畱喋不敢從　畱畱喋不下民閒也喋不應觀察之求亦未聲言與之爭也

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　觀集中祭張十一文張與公往還情事最密而此僅一句故知文各有裁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守卒出　天子蒙塵故守李弛而放出罪人也　隨走所幸　走德宗所至之地　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　起事起邊釁也盜恩每有小獲報捷朝廷輒予以恩是盜竊也　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　褒斜不通舟車肩負以入西上也船循渭東下也　首尾相繼不絕　此

句兼承上二句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三十四字爲句岸然自喜　遭鄰府介　介紹皆佐人者也魏公開府鄭滑以胡爲佐故曰府介　不配其有　言官不稱其能

故相權公墓碑　矜愼簡鍊一字不茍金石文字之正軌也

公在相位三年節　敘事先其尤大者簡當　其所設張舉措節　敘權公相業專迹用人一節大抵嘉善而矜不能和而不失其正二句該之而文特矜鍊祇此是敘名臣之法若一一敍

列事蹟則累牘不能盡矣　以幾教化　冀以教化遷人於善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　不能者助之能者與之維持匡救正
也調停娛樂和也　不爲聲章　不爲嚴刻之條教　其在山
南河南勤於選付　選付選擇事之要務即與分付不繁瑣無
留滯也　鳳鳥不至　奇句　半途以稅　稅止也用稅駕字
出入屛毗　出爲藩屛入爲天子所毗也
平淮西碑　大歷適去　謂安史也　又況一二臣同節　敘
諸將皆述皇帝詔言故文氣振拔異常通首得勢在此
南海神廟碑　筆力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敘少傷平直
故王氏謂骨力差減也然古來文士並以賦物爲難蓋藻繪三

才刻畫萬態而不可剽襲一字故其難也後人雖綴前人字句
爲文又不究事物之情狀淺矣

處州孔子廟碑　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數十語文外有無限遠
神遥韻此文前半贊歎孔子無復不盡之味不無遺恨也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
切定祀事不泛作孔子頌是文家定法

羅池廟碑　此文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
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
不能自已庶可漸入佳境　光顯矣已而擯不用　不敘一事
文各有裁　荔子丹兮蕉黃　九歌嗣響

黃陵廟碑　此等題以高簡爲要百數十言足矣若與剖晰者證必且闕疏不當　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　此等故無確據如此說亦自可從　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　既以陟代死字則下文死字爲複而方乃二字亦不可解說矣　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帝王之死皆可稱陟則生時所至之處皆稱陟如後世之稱幸者亦無不可必謂南去不得言陟亦未然也且自大別至零陵皆泝江水湘水而上泝逆流二千餘里亦不得稱下方　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　謂二妃有功於舜遂宜爲神受祭其說亦疏且何以立專祠祀於湖北亦宜有說

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軍息之不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囚之　貸錢於軍而取其息息日增加取之無有已時既破産則囚追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桐城姚郎中云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閙撓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指付必堪其事　指意指也付委以事也　又首變兩河事河東河內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　由鄆至河東故北過河汴在鄆西故東兵　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歸輸也

師道之誅　若他手爲之則曰誅李師道也與上文對舉矣退之則隨手變換無所不可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　掠亂兵掠去也賞亂時重賞購募也　贊元經體　經野體國也　汴之南則蔡北則鄆節　敘次既畢復摘其尤大者著議以最其功筆端大廉悍亦其位置裁布有以顯之也　察其嚬呻與其睨眴　其所苦也其所伺也　三年而墟　謂三年之內蔡鄆並爲墟也　天施不留其討不逋　天之所施不愁留謂魏博也天之所討不稽逋謂蔡鄆也

柳子厚墓誌銘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節　此段爲俗子剿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滅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　妄人韓公於事後貶之之名也當薦時固不以爲妄矣　大支於今其尚有封　言太宗之支久不當有封矣賴成王特起故尚有封也　誰黜不復　誰猶云誰謂也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皆家歸之　歸之如自歸其家也

楚國夫人墓誌銘　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　夫人於韓氏爲內家於翟氏爲外家韓宏稱母之族劉氏又外家也　司徒公曰節　兩曆意相配而詞不對王荆國於此等則皆屬對停

匄矣　高陵相漢義以家酬　翟方進封高陵侯其子翟義傾家以酬國恩　孰盛與夷　等夷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比四代仍襲爵名　謂同昌以上四代皆封西河公　佐六府五公節　五府六公而僅敘崔縱鄭餘慶餘皆不敘文所以簡貴正在此而敘事簡直有法故文氣遒而不冗　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　兩層意對立而詞亦漸横耦已開王荆公誌文法
銘　酷鍊然傷雕琢足以開茁軋之習矣　聖愕旋河犢引比　謂孔子聞竇鳴犢死臨河而返　相嬰撥漢納孔軌　謂竇嬰撥漢亂納之於正大之軌也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通首得勢在前半敘去官事前半得勢又在首句筆愈提則氣愈振　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節　疏文絕似漢書諸雜奏記　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他手爲之必有足以致治四字　自海抵京師節　敘事絕狡獪　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　海外諸國商人中有海隔絕也　盡沒有之　沒入官而據爲已有也　厚守宰俸而嚴其法　不許守宰沒海商之貨故嚴立法令也　覲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　待之厚而緩其禁則從待之薄而操之急則叛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　謂與淮西河南北等類也　嶺南囂然　敘諸黃事住此不申言孔公料事之明最爲簡裁　銘

謂吾不得見孔子而見其孫云云其或。尙與孔子類也銘詞絕奇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以江南西道觀察使特敘一段於中以爲主峯餘則敘官階於前敘政績於後章法變化　爲王公作神道碑又作墓誌銘二文無一字同觀此知敘事之文狡獪變化無所不可　神道碑於敘官階逐段敘其政績此篇首先將官階敘畢然後串敘居某官爲某事　徵命拜中書舍人　拜中書舍人與除江西南道觀察使事蹟即敘於官階之下與神道碑同一位置有變有不變也

丞相聞問語語驗　聞其言而問之也　以其誑𠛎漁利奪

編人之產　誑欺也匃求也以三者漁利編人謂戶口編列版籍相如傳云非編列之民　錢餘於庫米餘於廩　二句同神道碑　公之爲拾遺　篇首已敘官階此下再申敘事蹟　此等蹊徑於文體爲已卑王介甫多學之　句歲皆稱其便　句徧也周一歲也旬月周一月旬日周天干之十日也　銘　用韻法創見　我最其迹　考成有殿最最字本此韓宏碑最功定次亦如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情韻不匱凡誌墓之文懼千百年後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也語氣須是對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似哀誄文序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句　謂山水泉石諸古蹟皆可爲銘　然而必出於己節　退之言屬文皆親切有味　於辭於聲天得也　若敘知聲如敘其於辭則冗長不警拔矣前半敘其文辭銘辭亦專贊其辭而此言其於聲云云警絕　後皆指前公相襲　公心之所安而昭彰無疑者也詩公然來思左傳賄賂公行意皆如此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　天潢族屬　昺融親益疎不王　於親屬益疏遠也　魯公眞卿　不稱姓古法　尹慚其廷中人曰　言對廷中人有慚色　拾掇三年無所得　言摭拾其罪過不得　是與其

故故得用　言與宰相爲親故　詞愈下而微既極復飛　言
王封後累世式微也言窮極無家
故幽州刺史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奏君名迹中
御史選　謂聲名行迹也　發半道　謂張君行至中途　轢
蹙我事無庸殺　戒張御史戒其徒　君出門罵衆曰　者語
極精神　其友侯雲長佐鄆使　鄆於范陽相去不千里　世
慕顧以行　東有所慕西有所顧猶瞻徇也　噎喑猶囁嚅不
敢出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其族世所謂甲
乙者　崔盧唐世所稱巨族甲乙猶云第一第二也　有攜肴

嬰　攜挈以行也嬰在抱也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李翺善爲文故公此首尤矜慎稍變其豪橫之氣而出以瘦勁　壙於丁巳　掘坎也　墳於九月丁酉　四周圓中隆起也　窆於丁卯　下棺也　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收處絕疏古化去筆墨痕跡

處士盧君墓誌銘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　材應得之貴富不足數也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凡墓誌之文以告後世不知誰何之人其先人有可稱則稱之其身無可稱則不著一語可也此

女挐壙銘　愈之爲少秋官　替代語破文體　言佛夷鬼

自然沉痛

乳母墓誌銘　銘者自名也自述先祖之德善行義刻之金石長垂令名故字從金從名不必有韻之文而後爲銘也觀孔悝銘可見亦有先敘事蹟後更爲銘詩者欲使後世歌頌功德故詩之也別有銘相警戒者如金人銘十七銘之類爲數語便於記誦亦昭著使垂不朽既自警亦警人也又六朝人遇山水古蹟多爲銘亦刻石使眾著於耳目之義總之銘也者垂後著名之通稱不分詞之有韻無韻亦不分文之爲頌爲箴也

瘞硯銘　復其質非生死類　歸於土故曰復質　全斯用毀
不忍棄　謂全時則用之
毛穎傳　東坡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凡韓文無不狡
獪變化具大神通此尤作劇耳
送窮文　傲數與名　名數皆學之粗迹　文窮不專一能怪
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　四語足盡韓文之妙不可時施
言不可施於時　企足以待寘我讐寃　言我企足以待彼而
彼寘我於寃讐也　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
四句錯雜成文驅我令去句當在凡我所爲之下　惟乖于時
乃與天通　精語驚人　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于肥甘慕彼

糠糜　琬琰肥甘謂百世不磨之名羊皮糠糜謂遇時之浮榮
也

鱷魚文　文氣似諭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則矯健　出貢賦以
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長句聳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
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
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
行狀　著意在諭回紇諭李懷光及入汴州三事餘皆不甚措
意惟有所略故詳者震聳異常　爾之馬歲至節　微有描摹
左傳痕蹟

論今年權停選擧狀　此首與下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請
復國子監生徒狀當時奏議文字如此雖以韓公爲之氣體仍
自不古
復饑狀　柳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錢重物輕狀　頗似賈生博禍七福疏
爲韋相公讓官表　韓公爲四六文亦不廁一俗字歐王效之
遂開宋代淸眞之風
論捕賊行賞表　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節　引用太爛漫蘇
長公文多似此
潮州刺史謝上表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節　求哀君父不乞

援輿竄有節概人固應如此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如奏議文字及試禮部吏部之文　東巡泰山　此則阿世取悅韓公於此等處多信道不篤

論孔戣致仕狀　孔公墓誌銘中節錄此狀數語絕古茂而此文亦平平耳所謂於當世之文亦未有以過人也

論淮西事宜狀　難處使先　凡有艱難之處使先冒其鋒也

恐令卻牒歸本道　以客軍各歸本道而以其兵器給召募人

臨城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從前各處堡柵皆置兵馬則百姓倚以無恐今兵馬聚為一道則各處無聲援不免散失故無兵馬屯聚之處則作行縣以

主領之

論變鹽法事宜狀　積數雖多不可遽算　每斤失利七八文積至百千億斤則失利無算也　及至院監請受　車牛到官請受而用之　不用門戶皆被停留　不用之車牛皆暫停住

輸納之時人事又別猶今俗稱交卸　凡是和雇無不皆然

載鹽時須輪次交納時又有規條不得自由

昌黎外集

芍藥歌　太爛漫不似韓公詩

海水　層折不窮

與少室李拾遺書　敦諭隱士之文以六朝駢文爲雅若散文

則三四行已足如兩漢中諸小簡可也

答劉秀才論史書　且傳聞不同飾　退之實見史不易爲爲之者皆不免草草卒爾言及此則雖遷固亦不免自心慙愧也假令遷固同傳一人同敘一事其傳聞愛憎仍各不同也欲不謂之草草得乎退之不爲史正識力大過人處

鄂人對　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　然或二字接法不古矧非是希免輸者乎　矧字不法

題李生壁　低佪唱歎深遠不盡無韻之詩也　昔時無度量之心　度量謂爲之限制如布帛之有幅也無度量謂不爲限制爛漫而無所不可也

祭董相公文　雨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睠

唐邦錫之元臣　雨瀆比元臣雲坤比唐邦

順宗實錄　爲張薦令狐峘立傳俱不宜闌入實錄中若張萬福陸贄陽城爲一時偉人王叔文王伾韋執誼爲一時姦回自宜詳叙顛末然張陸陽皆德宗朝人尚不宜闌入順宗實錄獨三奸爲與順宗相終始耳

柳河東集

零陵三亭記　昌黎誌東野則倣東野誌樊宗師則倣宗師其作羅池碑似亦倣此等文爲之然如裨諶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對夕月　柳子厚對夕月閒洪容齋王伯厚及近世顧亭林錢辛楣王懷祖之先故知古人讀書非鹵莽者

閑齋讀書錄卷八終